

文物出版社

陳獻章書迹研究

陈志平

著



陳獻章書迹研究

陈志平 著

文物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 穆

责任印制:陈 杰

封面设计:周斌仲

封面题字:曹宝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献章书迹研究 / 陈志平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10-2887-0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献章(1428~1500)
—书法—艺术评论 IV. ①J292.1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00784号

陈献章书迹研究

陈志平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eb@wenwu.com

河北华艺彩印厂制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89×1194 1/32 印张:14 字数:30万字

200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2000册

ISBN 978-7-5010-2887-0

定价:70元

序 一

志平教授大作《陈献章书迹研究》杀青，索序于余。余治史 30 馀年，然于书法一道，既不擅长，也不研究，为志平教授此本研究书迹及相关问题的著作作序，实在有点儿为难。好在他研究的是陈献章的书迹，恰巧，为研究崔与之，余曾撰写过崔与之与陈献章之文，探索陈献章学术之源头。因此，由此说起。

陈献章是明代大闻人，名震一时，此类的人物，在岭南古代史上还是不多的。岭南文化的发展，较之中原，迟缓且稍晚。因此，在古代的岭南，真还没有几位是扬名全国的。纵观清代以前的岭南，作为岭南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只有三位：一是唐代的张九龄（678—740 年），二是宋代的崔与之（1158—1239 年），三是明代的陈献章（1428—1500 年）。崔与之之卒，上距张九龄之卒恰 500 年，下距陈献章之卒约 260 年。若至明代学者郭棐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撰写《纂辑白沙至言跋》时，则距崔与之之卒约 400 年。郭棐写道：

吾粤僻在炎徼，至汉始属版图。五百余年迄唐，而有曲江张公，以忠谏称。又五百余年迄宋，而有菊坡崔公，以风节称，文章物采班班，与中土抗衡。而圣人中正之学，未之有讲也。暨我皇明御宇，表章正学，时则有若白沙陈先生出焉。

于此可见,明人即认为。上下千年间,张九龄、崔与之、陈献章,是岭南学术发展的三座分水岭。

志平教授选择陈献章为研究课题,无论从中国哲学史、明史及岭南文化史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从陈献章的书迹考证入手,研究其“书法风格”、“书法交游”、“书法影响”,得出“道学绝者兼风流”的结论,指出大哲学家陈献章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名家,视角新颖,分析有理,逻辑清晰,令人眼前一亮。这些研究,对于认识陈献章多方面才能,从而更深刻认识陈献章本人,都大有裨益。

志平师出名门,在首都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著名书法大家欧阳中石先生,学到真经。其博士论文《黄庭坚书学研究》,从黄庭坚的“书论”、“书法创作”、“书事与作品”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发一般文史学者所不能言者,使黄庭坚的学术形象更为丰满、充实,让我们对黄庭坚的认识更深一层。该书能由中华局出版,也可显现其水准。

志平2004年获博士学位后,来到羊城暨南大学工作,不久即有缘与余结识,并馈赠其博士论文,可算有缘。此后,常相往来,亲眼目睹志平五年来的辛勤努力,成果颇丰。短短几年间,已晋升为教授,并评定为硕士生导师。余高兴之余,也实感后生迫人,后浪超前的。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志平会“直挂云帆济沧海”的。

拉拉杂杂,写下上面的话以为序,不知允当否?

张其凡(暨南大学古籍所原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年7月27日

于广州暨南花园骏雅阁

序 二

陈献章是岭南历史上的旷世大儒,是广东历史上唯一入祀孔庙的先贤。他独创的心学思想体系是中国文化的宝贵遗产。明清以来,岭南地区逐渐走出落后的局面,这与陈献章思想所起到的启蒙作用密切相关。陈献章主张人格的自由与独立,强调思想的活泼与开放,崇道贵德,尊师重教,他的学说是明代朱熹理学向阳明心学过渡的关键环节,在当时影响极大。陈献章与他的弟子湛若水一起,开创了“陈湛之学”,这是岭南人对于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同时也是两千年岭南文化的结晶。

陈献章不仅是杰出的哲学家,而且也是优秀的教育家、诗人,更是岭南历史上具有特殊贡献的书家,他独创的茅龙笔和茅龙笔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异彩。岭南书法虽说源远流长,但在明代之前,能书之人屈指可数,明清以后,以陈献章为中心并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形成的“江门书派”是岭南书坛振起的重要标志,广东书坛至此在全国才有一席之地。不仅如此,陈献章曾经数次北上京城,在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同时,也把具有浓厚岭南特色的茅笔书风带到了北方,为改变明代书坛陈陈相因的落后局面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陈献章的茅笔书法是他真情至性的外在显现,体现了一个伟大

的哲学家所具有的开放胸怀和思想高度。明清以来,岭南书坛逐渐形成了雅尚清刚、注重学问的优良传统,这其中自然贯注了白沙学术的精神。岭南书坛上曾经独领风骚的梁佩兰、苏珥、黎简、冯敏昌、谢兰生、吴荣光、李文田、朱次琦、邓承修、简朝亮、梁鼎芬、康有为等一大批极富创造精神的艺术家,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先贤陈献章的影响。

陈献章出生于广东省江门市蓬江区的白沙里,江门市现辖蓬江、江海、新会三区及台山、开平、鹤山、恩平四个县级市,辖区范围俗称“五邑”。江门市区约形成于14世纪元末明初,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蓬江区是五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五邑地区有名闻遐迩的开平碉楼,有极富时代特色的“侨乡八景”,历史名人有陈献章(1428—1500)、陈少白(1869—1934)、梁启超(1873—1929)、陈垣(1880—1971)、冯如(1883—1921)等,当代以来,光是两院院士就有31名,可谓人文荟萃、物华天宝。

近几年来,为了建设文化强市、文化强区,我们陆续资助出版了一批有关陈白沙的研究著作和专集,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影响。暨南大学陈志平教授是卓有成就的青年学者,他的这本研究陈献章的专著是颇有分量之作,经过江门市书法家协会陈伟达先生的鼎力推荐,特予资助出版。相信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对传承白沙精神、弘扬岭南文化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秦有朋(中共江门市蓬江区区委书记)

2009年6月2日

走向深入的书法史研究

自序

作为现代意义的艺术史学科的重要分支之一的书法史研究,它的起步虽然比较晚,但是近三十年来,伴随着书法热的兴起和书法高等教育的推动,从事书法史研究的人数日渐增多,有分量、有创见的专著和论文也不在少数。2001年,江苏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七卷本《中国书法史》,这是迄今为止书法史研究方面最为重要的收获;另外,刘正成主编的数十册《中国书法全集》显示了当代中国书法史研究的实绩和蕴藏的巨大潜力。综观三十年来书法史研究的成果,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书法史研究在当代学术平台上日受重视的事实。然而,也应该看到,当前书法史研究领域存在着零散、无序、缺乏学科高度和忽视学术规范等种种不足。

傅斯年先生说过:“史学便是史料学”。书法史研究无疑也是这样。近现代以来,书法史料的发掘整理工作可谓突飞猛进,特别是大量图像资料的出版、网络资源和电子古籍的应用,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条件,查找资料变得相对容易。书法史研究的难点落到如何辨析、处理和提炼史料上来。原来一向被视为畏途的考证之学在当代青年学子手中颇受追捧。近几年全国范围内的书学讨论会上考证文章所占比重的居高不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料在书法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研究者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史料学

虽然在书法史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但是书法史研究决不能满足于罗列史料,那种“录鬼簿”似的书法史著作在当代学术视野之下只能保留它作为初级工具书的基本功能,而那种沉湎于“E(电子)考证”的浅尝辄止者同样为有识者所唾弃。书法史研究的起点应该是一些书法现象,其中尤其是书家个案更是学者无法绕开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课题。

毫无疑问,当代从事书法史研究的学者在进行书家个案研究方面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结成专著的如方爱龙《弘一大师书法传论》(西泠印社2001年12月版)、白谦慎《傅山的世界》(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祁小春《近世之风——有关王羲之资料与人物的综合研究》(石头出版社2007年8月版)、薛龙春《郑簠研究》(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12月版)及笔者《黄庭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10月版)等等,这些著作虽然切入的角度和研究的视野各有不同,但是相同点都在于十分注重史料的扒梳和考证,而且基本上是采取“人物+作品”的结撰模式。积数年或者十数年之力专攻某一书家的研究,在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已经不是绝无仅有了。以上著作都出现于新千年之初,这是否可以表明,书家个案研究正在成为新世纪书法史研究领域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当代的书法史研究,准确地说是书法史论的结合,不存在所谓单纯的书法史。在对书家个案的研究中,考证和阐释依然是研究者倚重的主要方法,虽然研究者在具体的研究中对这两点各有偏好,但最终都不约而同地会将两者结合起来。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些偏爱考据的学者因为害怕被戴上“为了考据而考据”的“帽子”(或者说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多能”)而一再辩解考证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有不少人甚至抛弃了原本擅长的考据工夫而勉为其

难地转向自己不太擅长的对于“意义”的研究。在笔者看来,这似乎大可不必。“目的”和“手段”其实很难区分,在自己是“目的”,在他人则是“手段”;在此时是“目的”,在异日是“手段”;“目的”和“手段”也没有高下之分,这乃是不易之理。研究者的精力有限,学有专攻,尤其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扬长避短不仅体现出一种人生智慧,无疑也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我们不能不承认,实证在学术研究中永远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通常来说,书家的个案研究包括人物研究、作品研究、影响或接受史研究三个方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书法史一直被当作书家史,虽然书法作品也曾经受到一定关注,但在总体上受制于流行的通史体例而沦为一种装饰和点缀。当代从事书法史研究的学者中,能专精于某个书家书迹研究的学者不多,能给人留下较深印象的则有曹宝麟之于米芾、戴立强之于鲜于枢、周道振之于文徵明等等。至于书家或书作的影响或接受史研究在目前尚属起步阶段,其学术旨趣主要表现为研究视角的转换,其研究内容和方法与人物研究、书迹研究没有根本不同。

书法史首先是属于艺术史的范畴,受到西方艺术史研究一些观念的影响,书法史研究曾经将重点定位为书法艺术风格的研究,由于艺术风格的描述具有模糊和主观的特点,这在所有以明晰为追求目标的社科门类的研究中多少显得有些另类。将书法当作与音乐、美术并列起来的一门艺术是当代人的看法,这种观念目前正在被那些主张书法是“文化”的声音所掩盖。确切地说,书法不仅仅是一门艺术,他更是具有深厚内涵的传统文化中的一枝,就像书法史的研究应该是文化史而不仅是艺术史研究一样。王元军最近在他出的《汉代书刻文化研究》中明确指出,其立场在于“着眼于‘书迹’而不

是‘书法’的研究”，原因在于并非所有书写的痕迹都可以当作“艺术”的“书法”。（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版）黄简也有类似说法：“书法史一定迟于书写史。”（《书法史研究的随想四则》，载《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2000年12月版）为了不人为设置畛域，这种分析和辩解是非常必要的，这正体现了人们对于书法史研究认识的深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书写文化”，而不存在“书法文化”，就像我们说有“语言文化”而没有所谓的“文学文化”一样。

我们通常将古代某一历史人物当作书家来研究，有时候这只是一厢情愿。比如陈献章，他首先是一位哲学家，将他当作哲学家的研究远远比把他当作书家的研究来得深入和全面，那么，我们将他当作书家研究还有必要吗？至少，对于陈献章人物本身的研究而言，已经没有什么空间了。将陈献章当作书家研究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指出他为书法史作出的贡献，更在于发现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为广大文史工作者尤其是哲学研究者忽视的一个以传世书迹为中心的资料世界。这个资料世界不管是对于研究陈献章本人还是那个时代，都是十分宝贵的。就书法史研究者而言，哲学和其他学科的成果无疑是应该关注的，当我们从事书法史研究的时候，是否应该思考我们能为哲学和其他学科的工作者提供什么？也许在这一意义上，书法史研究才可能获得与其他学科对话的资格。

将书法作品研究转变成“书迹”研究，这无疑拓宽了书法史研究的领域，也使得书法史研究更富有活力。研究者完全可以利用“书迹”所提供的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作一些文献学、史学的发挥，从而获取一种与当代文史主流学科对话的某种身份。当我们将“书法”置换成“书写”或“书迹”的时候，实际上是取消了书法史作为艺术史的学科资格，从而让书法史沦为文献学的婢女。这对于那些喜欢明

确学科疆界的研究者而言,当然是难以接受的。然而,也应该看到,这是学术走向深入的必然结果。特别对于史学而言,在追求“本体真实”的过程中,所谓的学科疆界只是权设的“方便”而已,它的最终命运是成为应该被忘记和被抛弃的“筌蹄”。

作为书家的陈献章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岭南书法史的代表人物,换句话说,他属于地域书法史研究的范畴。按照非常通行的想法,“地方的历史,只是全国性的整体性的历史在地方上局部地更细致地展现的过程……由地方历史表达出来的,可能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观念,也可能是一种地方主义的观念,但无论如何,作为‘地方——国家’认同的话语表达,地方历史叙述都会着重在以发现和抽象出所谓的地方特性为目的。于是,在历史研究中的地域和地方的疆界就总是倾向于明确化和凝固化。”(刘志伟《区域史的人文主义取向》,载姜伯勤《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学林出版社1999年12月版)近几年来,地方书法史研究也在兴起,这种“地域和地方的疆界”虽然并没有“明确化和凝固化”,但普遍地存在却是事实。尤其是出自与研究对象同一地域的所谓“乡后辈”的著作,这种地方主义的价值取向更是被笼罩了一层浓厚的乡情。只有在那些域外的研究者的视野中,这种一直被当作地方史研究对象的历史人物才被赋予更多的全国性意义。

然而,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他必然是地方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历史人物的研究都是地方史的研究;但在另一方面,所有历史人物特别是对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他的活动范围不可能限制在一时一地,以他为中心的人物关系必然是具有全国性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我们所采取的唯一立场应该是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实。葛兆光在谈到思想史和艺术史的关系时说:“每当

我们把‘图像’还原成为‘文本’，把‘艺术’还原为‘历史’的时候，面对的只是一些比较确凿的资料，至于你是进行艺术风格的诠释，还是作思想观念的解释，则是下一个问题了。”（葛兆光《思想史家眼中的艺术史——读2000年以来出版的若干艺术史著作和译著有感》，《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5期）这同样适用于陈献章是归入地方史还是全国史的问题。

在艺术史的个案研究中，人物的交游和思想常常也受到关注，但在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很难划分出哪些是属于与艺术有关的交游，哪些是与艺术有关的思想。也就是说，所谓学科的界限也只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而已，他到底是否存在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因此，守住所谓学科分界的底线也就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话题。

不管是把陈献章当作书家还是当作一般的历史人物，当拨开一层层史料的外壳，我们面对的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以及一段充满生机的历史，这时，我们心目中存在的一般被称作为“学术”的那个东西便开始活动起来。



目 录

引论	1
----------	---

第一章 陈献章书论解析

第一节 儒者气象	14
第二节 宋学渊源	21
第三节 琴人雅韵	27
第四节 仙家情结	31

第二章 陈献章的书法风格

第一节 书风的形成	39
第二节 书风的演变	56

第三章 陈献章的书法交游

第一节 理学名儒	67
第二节 书法名家	105
第三节 地方名宦	142
第四节 及门弟子	180

第四章 陈献章书迹考证	225
-------------------	-----

第五章 陈献章书法的影响

第一节 陈献章的善书弟子	358
第二节 对吴门书家的影响	370
第三节 茅笔的影响	379
第四节 陈献章的书法史地位	386
附录一 陈献章善画梅辩	393
附录二 陈献章活动简表	402
附录三 陈献章传世作品一览表	413
附录四 参考文献	426
后记	437

引 论

一、陈献章生平简述^①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晚号石翁。广东新会(今江门蓬江区)白沙村人。世称白沙先生。陈献章是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他上承程朱理学,下开阳明心学,创立了名垂青史的“江门学派”,为明代学术风尚的转变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陈献章不仅是一代新风的开启者,他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教育家、书法家。尤其是他作为书法家的一面,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和偏爱。

陈献章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卒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明初到明中叶国势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陈献章的大半生,亲历了朝政的重大变化,王振弄权,土木之变,英宗复辟,动荡的政治和黑暗的社会现实让陈献章的人生充满了坎坷和忧患。陈献章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广东度过。广东位于五岭之南,由于远离中原,交通阻隔,发展滞后,素有“南蛮”之称。然而在陈献章的时代,广东经济的发展已呈露出一些新的气象。广东经济,自古即呈多元性特色。重商而不抑农,即使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简单商品经济也十分活跃。明代中叶以来,商品经济更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陈献章开放的思维和包融的性格即与此种商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陈献章祖籍河南太丘(即今永城西北),祖先是宋朝命官,因金人南侵,迁南雄珠玑巷,高祖再次南下而定居新会。明代的新会县幅员

^①本节参考黄明同《陈献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7页-20页。

辽阔、人口稀少、土地肥沃、出产甚丰。至陈献章时，有远祖遗田二顷，全家男耕女织，耕读传家，生活怡然自乐。

明宣德三年(1428)冬，陈献章在山青水秀的岭南小镇新会都会村降生。在陈献章出世以前，有望气者预言：“黄云紫水之间当有异人生。”又有占象者说：“中星见浙闽，分视古河洛；百粤为邹鲁，符昔贤所说。”^①让人惊奇的是，陈献章后来的人生经历和他所取得的成就居然印验了这些无稽的传说。

陈献章出生于一个颇有文化氛围的家庭，祖父永盛，“少戇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尝慕陈希夷之为人”^②；父亲陈琮，号乐芸居士，“善诗，十载长吟，语多奇丽”^③。但是陈献章还来不及享受先人的惠泽，其父便离开了人世，享年27岁。一月后，陈献章诞生。对于一位遗腹子而言，他的人生道路自然会充满曲折。年幼的陈献章颇有些“异”于常人，自称“无岁不病，至于九岁，以乳代哺”，^④好在陈献章天资很好，“自幼警悟绝人，读书一览辄记”^⑤，这注定了他以后以“儒”立身的人生价值取向。

少年时代的陈献章，常有一些让人赞叹的举止言行。当他读到《孟子》“有天民者，达可行于天下，而后行之”一句后，即慨叹说：“嗟夫，大丈夫行己当如是也。”陈献章19岁时，进县学读书，其师在阅其文卷后夸奖他：“陈生，非常人也，世网不足以羁之。”^⑥尽管当时不少人对陈献章有远大之期，但是陈献章的成长还有赖于坎坷生活的磨砺以及苦难人生的淬炼，参加科举考试，成为陈献章青年时期的主要事业和追求。

①张诒《白沙先生行状》，载孙通海点校《陈献章集》附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8页。

②明·徐铉《明名臣琬琰续录》卷二十二《翰林检讨白沙陈先生行状》，《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第154册，第656页。

③《白沙年谱》卷一，载《陈献章集》附录，第803页。

④《陈献章集》卷一《乞终养疏》，第2页。

⑤张诒《白沙先生行状》，《陈献章集》附录，第868页。

⑥同上第869页。